

美国名将全传

亚历山大·阿切尔·范德格里夫特



A COMPLETE SET OF
BIOGRAPHIES
ON AMERICAN FAMOUS GENERAL

中外名人传记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美国名将全传

亚历山大·阿切尔·
范德格里夫特

主编：祁长松

亚历山大·阿切尔·范德格里夫特

全名：Alexander Archer Vandegrift

生卒：1887. 3. 13~1973. 5. 8

学历：大学（弗吉尼亚大学）

职务：第1陆战师师长、第1陆战两栖军军长、第181海军陆战队司令

军衔：四星上将

夫 人：不详

子 女：不详

参战经历：1942年8月，率海军陆战师对瓜达尔卡纳尔岛发动进攻，登陆成功；1943年11月指挥两栖部队在布干维尔登陆。

荣 誉：海军十字勋章

著 作：《一个海军陆战队员》

名 言：瓜达尔卡纳尔岛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无法抹掉的记忆。

一、服役海陆 常驻国外

亚历山大·阿切尔·范德格里夫特于1887年3月13日出生在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

青少年时期，范德格里夫特学习认真，成绩一直很好。1906年考入弗吉尼亚大学，3年后以优异成绩毕业。

从学校毕业后，范德格里夫特投笔从戎，在陆战队服役，1909年被授予少尉军衔。

此后10年间，范德格里夫特先后在中美洲等地服役。1912年随部队驻在尼加拉瓜，1914年随部队驻墨西哥，1915年至1923年又调驻海地，1927年至1929年，在驻华美军陆战队服役。其间担任过多种军职。

1930年至1935年，范德格里夫特调回华盛顿，在陆战队司令部任参谋。1935年，范德格里夫特再次被派往中国，在美国驻华领事馆陆战队任指挥官。

二、危难受命 准备登岛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国开始扩充军队，一些军官在美国投入战场之前得到突击提升，范德格里夫特也是其中之一。

1940年，范德格里夫特晋升为陆军准将，1941年任第1陆战师助理师长。

范德格里夫特参加过“丛林”作战，对两栖作战的理论颇有研究。1942年，被任命为第1陆战师师长，并晋升为少将。

同年8月，范德格里夫特被任命为瓜达尔卡纳尔岛登陆作战部队的指挥官。

瓜达尔卡纳尔是所罗门群岛的第二大岛，位于赤道南约10度，它差不多有25英里宽，90英里长，约是美国长岛的2倍。从空中鸟瞰，它像是传说中的“热带天堂”，山上一片鲜嫩欲滴

的翠绿，沿海长满茂密参天的树木，还缀有色彩缤纷的珊瑚礁。

实际上，瓜达尔卡纳尔岛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野岛。奇峰迭起，丘壑纵横，丛林稠密，充满了扑扑振翅的白鹦鹉、凶恶食肉的白蚁和群聚如山的疟蚊。天气酷热，时不时又会下一场冷得刺骨的倾盆雨。岛上长满香蕉、酸橙和木瓜，到处都是鳄鱼、大蜥蜴、蝎子等爬虫。美国著名作家杰克·伦敦曾说过：“如果我是国王，我处罚敌人的最好方法就是把他驱逐到所罗门群岛上。”

一群蜿蜒起伏、高达 8000 英尺的墨绿色死火山，如巨蟒般静静地躺卧着，贯穿全岛。在南岸上，整个山脉突然折断了似的沉入海中；而在北岸，山势慢慢平缓，渐而演化成为一个相当平坦的沿海平原。只有在这种地形上才能建飞机场。

1942 年 6 月中途岛殊死一战，给自称“战无不胜”的日本海军以沉重的打击。英国首相丘吉尔评论这场战役时说：“美国这一值得纪念的胜利，不仅对美国，而且对整个同盟国的事业都具有重大的意义：这一举扭转了日本在太平洋的优势，敌人曾使我们在整个远东的努力遭到挫败达 6 个月之久，而现在这种优势已一去不复返了。”

中途岛海战后，惨败后的日本人极为恐慌。日本首相东条英机闻知，随即指示参谋次长：“切不可把消息透露出去，要绝对保密。”他们为了不使日本军人的斗志低落，把中途岛海战的情形列为“绝密”，凡是在这次海战中受伤的官兵都严格地加以隔离，以防不利的消息外传。

日本人的东进梦终于覆灭了。以此时日本的国力而言，能巩固现有的外围防御圈，已极为不易。但野心勃勃、侵略成性的日

军首脑，不但不思收缩战线，反而孤注一掷，继续伸展其侵略的魔爪，妄图冒险南下。6月底，在经过中途岛海战的“洗礼”之后，日军大本营又扯起“南下”的旗帜，重弹3月份“斐萨作战”的老调，罪恶的矛头直指新几内亚的莫尔兹比和所罗门群岛等地。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占领了所罗门群岛和其他各岛，并合在一起组成所罗门群岛保护国，由澳大利亚委派总督治理该岛，首府设在图拉吉岛。

在1942年整个春天里，澳大利亚的海岸监视者们不断地向盟军发报说，日军正沿着所罗门群岛构成的两条锁链，不动声色地向东南进发。6月中旬，日军派了2000多名从朝鲜和中国抓来的劳工，进驻瓜达尔卡纳尔岛大兴土木，开始建立其“南下计划”中的一项重要空军前进基地。而后，日本为力争8月5日建成机场，又派了一批官兵前来突击施工。

据预计，日军在8月中旬就可以开始使用这一机场。

消息传到遥远的美国，美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切斯特·W·尼米兹上将闻讯颇为震惊。他对日本人的勃勃野心感到惊诧不已的同时，也为盟国的战况表示了担忧。日军一旦把瓜达尔卡纳尔岛上的机场建成，从瓜岛起飞的日本战斗机就能够轻而易举地轰炸圣埃斯皮里图岛、埃法特岛和新喀里多尼亚岛北部的库马克飞机场，这就意味着届时日军的作战半径将会大大增大，上述驻地的美军不久就要饱尝日本人的航空炸弹了，美军现有的防线将受到严重威胁。

深谋远虑的尼米兹决心已定，没人能够动摇他的意志。他表示，他已经作好了准备，即使他得不到西南太平洋海区陆军部队

的支援，也要使用海军和陆战队发动这次瓜岛进攻。

麦克阿瑟则坚决反对，他说，海军要把太平洋海区的陆军降为次要地位，“是想把陆军置于海军和陆战队的管辖之下”。

双方相持不下，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公平的妥协。陆军参谋长马歇尔请来双方以及海军参谋长金，面对面地坐下来，终于心平气和地拟定了一个代号为“瞭望塔”的计划。

根据这一计划，进攻将分为三部分。第一行动由尼米兹指挥，任务是于8月1日前后进攻瓜达尔卡纳尔岛北面20海里的一个小岛图拉吉。麦克阿瑟负责第二、第三行动，任务是夺取所罗门群岛的其余各岛。

到这个时候为止，制定计划者对瓜达尔卡纳尔岛还没有太大兴趣，他们把赌注都押在了图拉吉岛上，该岛是日军水上飞机的基地。

尼米兹在接到克莱门斯进一步的电报后，证实了日军正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上建造小型机场，便提出了把瓜岛同图拉吉一起拿下的建议。

对于这一建议，麦克阿瑟原则上表示同意，但他提出了反对意见：“我反对立刻发起第一行动。我军目前只有一个两栖师，运输力量薄弱，飞机少得可怜。再者，两栖部队的航空母舰在远离盟国岸基飞机保护航程外的停留时间也会过长，从而只能听凭日本岸基飞机的攻击，这样做是很危险的。”

计划虽是按期进行，但麦克阿瑟的一番话在众人的心中，尤其是尼米兹的心中投下一片难以消除的阴影。麦克阿瑟说的不无道理。实际困难明摆着，瓜达尔卡纳尔岛将是一块很难啃的硬骨头，夺下瓜岛将要付出多大的代价他心里还没有数。

他思索良久，命令美国第 1 海军陆战师师长亚历山大·范德格里夫特，务必要在 5 周内拿下瓜岛和图拉吉岛。

范德格里夫特将军接到这一命令，不由得目瞪口呆，忧心忡忡。这个弗吉尼亚人已经有了 33 年职业军人的经历，生就一副刚毅坚韧的面孔，行动起来雷厉风行，决不拖泥带水。尼米兹之所以任命范德格里夫特，也正是看中了他的这一点。

军令如山倒。他无可辩驳、也不容许他辩驳地接受了这项凶多吉少、前途未卜的任务。而作为一个瓜岛战事的指挥官，他竟对瓜达尔卡纳尔岛一无所知。他以最快的速度找到了最大幅面的海图，在深蓝色的海域中，在微如沙粒、繁星星斗的岛屿中勉强找到了瓜岛的大体位置。万般无奈之中，他不得不仅仅依靠一张陈旧的航海图、一堆枯燥的原始数据、一叠岛上传教士拍摄的业已泛黄的旧照片以及杰克·伦敦所写的一部短篇小说去制定登陆作战方案。

在连续奋斗了几个昼夜之后，这一登陆计划终于制定出来了。这个草草制定出来的计划，被参谋人员苦笑着封以“小本经营”的绰号。

而范德格里夫特深知，虽是“小本经营”，美军实际上做的却是一宗大买卖，他肩上的担子很沉很沉。

在一望无际、碧波荡漾的大海上，几千名陆战队员正在学习服从这“牛角筒”里发出的命令，学习在运输舰上的一切严格的战斗行为，以及沉闷的生活和细节。在这些队员当中，有不少士兵是第一次下海。他们头几天还觉得在辽阔的大海上生活浪漫刺激，不久就厌倦了漂泊不定的生活。而那些老兵们，曾参加过大西洋海岸的演习，在运输舰上旅行过十几次，对这一次短期训练

更是打不起精神来。

美军陆战队第一师就这样匆匆开入了战场。

三、开赴战场 滩头登陆

7月10日，美军南太平洋部队和地区司令果姆雷接到太平洋区司令尼米兹下达的夺取图拉吉岛和瓜达尔卡纳尔岛的作战命令，担任登陆兵的第1陆战师已经由新西兰出发，但如按照预定日期（8月1日）登陆，是来不及了。

开赴战场的人员之中，除了师长以上的军官，都把这一次出海当作一次例行演习，谁也没有料到很快就要真正地投入到战争中去。尽管大部分官兵已经受了1年的训练，但各个作战单位却都是最近才编足名额，因而缺乏合作的经验。

“瞭望塔”计划最初的登陆作战日期定为9月。然而，仅仅两天以后，这一作战计划不得不加以变更。原来，美侦察机于7月4日发现日军一支工兵部队在瓜岛上修建机场的进度迅速增长，这使尼米兹和范德格里夫特大为震惊。

于是美军攻占瓜岛的日期提前到8月7日。而阴差阳错的是，这与日军南海支队计划攻占新几内亚的布纳港日期相同，双方进攻矛头竟然在进攻时刻上不谋而合。

6月25日，上级决定全师尽快准备开入作战地区。运输舰加足马力，全速行驶。第二梯队从旧金山出发，于7月初到达惠灵顿。下了船之后，马上又登上了另一只船。在这种紧张的气氛里，士兵们蓦然意识到：他们离战争越来越近了。

7月26日，由海军中将弗兰克·杰克·弗莱彻在斐济群岛

以南 400 海里的南太平洋海面，召集这支远征军所属各部队的指挥官开会。会上，信心十足、红光满面的范德格里夫特发现，弗莱彻对即将采取的行动既缺乏了解，兴趣也不大。这也难怪，在出席会议的将领之中，只有弗莱彻一人曾经吃尽日机轰炸的苦头，有过痛彻心扉的体验——他在珊瑚海丢了“列克星顿”号，在中途岛又损失了“约克城”号。

看上去有些坐卧不宁的弗莱彻，公开表示怀疑“瞭望塔”计划能够取得成功。当他听说要把他的三艘航空母舰暴露在日军轰炸机航程之内的海面上，而且范德格里夫特的部队光是下船登上瓜达尔卡纳尔岛就得花上 5 天时间时，他不寒而栗。

他皱着眉头说：“由于时刻有遭到岸基敌机轰炸的巨大危险，在开始登陆时，我不能让航母在该地区停顿 48 个小时以上。”

范德格里夫特少将却不以为然。他将要带领的是 17000 名海军陆战队员，这不是一个小数字。他耐住性子解释说：“对于这么多的人，至少需要 5 天的空中掩护，而且这已是最少危险程度的天数了。”

按照战争惯例，首先登陆（尤其是陌生的陆地）的第一批部队注定要饱受磨难。

范德格里夫特的陆战队第 1 师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它是瓜达尔卡纳尔战场上的先锋部队，它好像是一批试验部队，用来为整个美军陆战部队在岛屿作战中测试效果。

军需方面也有点问题。负责军需的部门并不知道近几个月就要参加战斗，因而缺乏一些重要的物资，临出发时又不能及时补充。祸不单行，老天不作美，雨季突然来临，瓢泼大雨把物资

和装备又淋坏了一部分。

此时，陆战第1师还称不上是一个完整的单位，有一个团仍留在萨摩亚岛驻防。为了补充缺额，临时抽调的是陆战第2师的第2团和第1突击营、第1伞兵营和第3防御营，总算组成了一支登陆加强部队。

如此匆匆组合起来的各个部队曾预定在斐济岛附近集结进行了一次临战登陆演习。结果一塌糊涂，一切都不得要领。登陆艇在海水里团团打转，就是找不到起线在哪里，军官们手舞足蹈、声嘶力竭地传达命令，但无济于事。当第一攻击波组织成功，向海岸上冲去时，也乱成一锅粥，全无阵容——可以说没有一个士兵真正按正常渠道顺顺当地上岸，如果此时敌人投放几颗炸弹，后果将不堪设想。

当陆战队第1师开往瓜达尔卡纳尔岛时，师长范德格里夫特的心情简直糟透了。新来的各单位还不能够和他的部队融为一体，他们所携带的设备对于这样一次大规模的两栖作战也不太适用。

范德格里夫特几夜没有合上眼睛。他躺在黑暗之中，静静听着时隐时现的涛声，心潮起伏。他想：“这下可完了。”可接着又马上自我安慰道：“不过反过来说，向来都是预演不好而结果却非常成功。”

他把各单位的军官召集来，重新统一了思想和作战命令。这个历经无数战役的美军老兵，在危急关头是不会轻易向困难低头的。

8月6日傍晚，82艘南太平洋登陆运输舰及支援舰浩浩荡荡，顶着蒙蒙细雨，逼近所罗门群岛。23艘运输舰上满载着陆战

队第1师近17000人。为登陆部队护航的有8艘巡洋舰和一个驱逐舰队，空中支援编队是3艘航空母舰“萨拉托加”号、“黄蜂”号、“企业”号，另有战列舰“北加罗林纳”号以及重巡洋舰5艘、轻巡洋舰1艘、驱逐舰16艘、油轮3艘。

第1师的命运似乎在好转。海上风平浪静，空气中弥漫着灰色的雨雾，铅灰色的云层低低地压在海面上，把正在驶近的第1师层层笼罩起来，使日军的空中侦察机无法观察海面的这一行动。

运输舰上的技师们检查了登陆舰的发动机及装备。空气非常潮湿，稍一动弹就汗流浹背。舱内，士兵们赤身坐在吊床上，或看书，或写家信，或打牌，或狂歌乱舞。他们都在等待着最后时刻的到来。在这之前，他们所能做的只有这些。

在敌人完全没有察觉的情况下，运输船队于8月6日夜间3点10分，接近了瓜达尔卡纳尔岛北方。“灯火管制”的命令已经下达。

范德格里夫特将军站在旗舰“麦考利”号上。他手扶栏杆，在微微细雨的湿润夜色中眺望远方。

两个小时后，哨兵瞥见远处有个塔状的蒙蒙黑影，范德格里夫特也看到了。这是一个小小的火山岛。这证明，他们已经进入了埃斯帕恩斯角和萨沃岛之间的海峡了。

漫漫长夜终于过去了，天边出现了鱼肚白的颜色。细雨已经停歇，薄雾也已散尽。美国登陆师的行踪尚未被日军发现。风平浪静的海面几乎没有漩涡，没有波浪，平展舒滑的水面使士兵们毛骨悚然。陆地上吹来的微风，对在海上航行了几个星期的人来说，本应该是令人心旷神怡的，而此刻这微风里却充满了陆地上

丛林和沼泽地特有的腥臭。

范德格里夫特用完早餐，回到甲板上，仍然不见敌人的片甲只弹。

这是不是一场圈套？清晨的微风里，纵然是饱经战事的范德格里夫特也不禁打了个冷战。他知道，此刻运输舰和支援舰的士兵们已经作好了随时进攻的准备。

早晨 6 点 40 分，一声闷响划过寂静的海域，接着又是一声。激烈的炮吼顿时卷走了数千年的沉寂，美军 3 艘巡洋舰和 4 艘驱逐舰同时开火，这是这个地区从未听到过的巨大声音，越来越密集的炮弹划过晨空，向瓜达尔卡纳尔岛呼啸飞去，到处都在吐着深红色的火舌和亮红色的火焰，照亮了灰蓝色的海面，许多吓坏了的海鸟拍着翅膀胡飞乱撞。

在密集火力攻击后，美军仍未发现敌人的丝毫动静。很明显，日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在 30 分钟内，所有的运输舰都进入阵地。从三艘航母上起飞的轰炸机和歼击机在碧蓝色的天空中出现、盘旋，向海滩和轰炸目标地区扫射。这时才偶尔见到日军稀疏的高射炮火闪亮起来，根据情报可以断定，这儿就是日军集中的地点。

“登陆部队开始上岸！”“牛角筒”里传出命令。

在预定登陆地点，第 1 师突击营的士兵们身着墨绿色粗布军装，身上挎着全套装备，忽拉拉地拥上瓜岛。没有发现任何敌人，仿佛这是一个无人居住的岛屿。

1 个小时后，指挥官发出信号：“登陆成功，未遇险阻。”

范德格里夫特松了一口气，自言自语：“第 1 师登陆运气不错！”他双眼紧盯着机场后面那座高达 1500 英尺的奥斯腾山。曾

经有情报说，这座山离海岸只有几英里，但它看来却远远地在内地伸展。是不是所有的情报都这样不准确呢？范德格里夫特不禁皱了皱眉头。

士兵们小心谨慎地向岛内前行。前方没有侦察兵侦察，两侧也没有掩护，而纵然是在这种情况下也没有遇到敌人。他们把陆战第 1 师的战旗插到海边，宣布滩头登陆成功。

四、遭遇空袭 处境艰难

美军登上瓜达尔卡纳尔岛这一消息，对日军大本营来说不啻于晴天霹雳。

正在日光离宫逗留的日本天皇接到这一战况后，非常震惊，他感到事态非常严重，立即准备返回东京。在侧近人员及军令部总长永野的苦苦劝说下，天皇才打消了返回东京的念头。

美军陆战队第 1 师的战旗已经在瓜岛上随风飘扬了。挺进部队一通过椰子园就碰上了热带丛林。此时此刻，丛林的危险甚至超过了日军的威胁，丛林不但阻碍了他们的前进，还使各作战单位难以联系和容易迷失方向。每当夜幕降临时，一种慑人心魄的强烈恐怖感便虫子般慢慢地爬到士兵的心头。

瓜岛丛林，通常被称为“热带雨林”。雨林是一种巨型坚硬的树木，高度 150 英尺，树干粗达 6~8 英尺。在树下，散盘着许多纠缠不清的根须，树旁密密麻麻地长满了各种藤类寄生植物，肉眼往前看去，只能透视几英尺的距离。

各种闻所未闻的鸟儿栖息在树上，下面则是大小昆虫的乐园。蝎子、水蛭、毒蜘蛛，应有尽有，热闹非凡。在又宽又深的

沼泽里面，孕育着数以万计的蚊虫，在丛林的河流里还活动着这个地区最凶险的动物——巨型鳄鱼。

空气像干枯了一样，寂静而停滞。军靴所至之处，都是腐烂的东西。地面上铺满了动植物的遗骸，因为炎热与潮湿，刚刚打死的野兽一两个小时就开始分解，发出浓浊的恶臭。外表很坚实的大树，树心却可能已经中空腐烂，只要谁一靠住它休息，树木就会喀然折断，惊起一大群窜至云霄的飞鸟。

士兵们用刺刀砍开丛林，跳进沼泽，渡过激流，磕磕绊绊地在杂草中艰难地朝着飞机场的方向前行。他们的身上、脸上都已划伤，在汗水的浸润之下更加疼痛难忍。他们一边喊一边骂，看见一点影子就扣动扳机。枪声在丛林中传得很远，而日军却一点动静也没有。

被抛弃的飞机场长约 3600 英尺，很明显施工还未结束，日军逃跑得很仓促——美军开始轰炸时，日军正在烧早饭。他们的大锅还架在熄灭的柴草上面，未吃完的饭仍留在桌子上，地上散落着几只扁型的军用饭盒和几只啤酒瓶子，不远处便是很深的弹坑。

实际上，日军在瓜岛上配有海军警备兵 240 名，营队约 2700 名，此外还有航空兵力若干名。登陆前盟军舰艇出其不意的猛烈炮火，已经把他们打得死伤遍地，残留的日军都躲到深山老林里逃命去了。

这时，美军陆战队虽已登陆，但滩头上一片混乱。部队登陆后，物资就源源不断地向岸上卸去，但由于缺乏经验和操练，一切都是繁忙而无序的。当大型战车驳船和木筏把巨大的火炮、战车和其他重型装备送上岸时，滩头的情形就更加乱成一锅粥了。

范德格里夫特将军希望这种无序的局面早点结束。他深知，假如这些物资被日军的突袭毁掉，哪怕只要毁掉其中的一半，那么美军这一次兴师动众的远征就可能彻底泡汤。在物资登陆的同时，支援部队随时作好战斗准备。

8月8日20时32分，特纳召集克拉奇利和美军第1陆战师师长范德格里夫特到停泊在隆格岬附近的登陆输送队旗舰“麦考雷”号开紧急会议。特纳召开这个会议是因为他对弗莱彻的航空母舰的离去感到担心，同时他听说，在图拉吉岛的运输船还没有卸载或卸得很少。他想问范德格里夫特，是否能在当天夜里把必要的补给品卸到岸上，使运输船可以在明天早晨开航。他还想问克拉奇利，各区的巡逻队是否能在没有空中掩护的情况下再坚持1天或2天。在会议上3个军官都同意，最好使运输船能在第2天早晨开航，虽然范德格里夫特因为他的18000名陆战队将处于补给不足和没有海军支援的情况而感到不安。在会议上克拉奇利问特纳对于那份迟到的有关日军巡洋舰、驱逐舰和“水上飞机母舰或炮舰”的侦察报告意见如何，特纳重申了他的见解，他说，日军这支编队将在瑞卡特湾内隐蔽，并从那里派出携带鱼雷的水上飞机攻击美军登陆输送队。他为了先发制人，已要求麦克恩派岸基飞机于明天早晨轰炸停泊在瑞卡特湾的日军编队。特纳也同意，日军编队可能发起水面进攻，但他认为已经作好迎击的准备，所以没有采取进一步措施。

日军第25航空战队的司令官山国定义少将并没有给美军喘息的机会。他当机立断，下了反击的口令。

20余架飞机排成人字型轰鸣着出发了。当轰炸机飞近目标时，歼击机也赶上来了。盟军接到情报后，立即开始向高空发射

密集的高射炮弹。

双方的战斗机开始开火。在美军战斗机的拦截下，日军的轰炸并没有给美军造成什么损失，各运输舰重又朝海滩开去卸货，时隔不到 1 个小时，第二批轰炸机的到来又迫使运输舰再次散开。

这时，范德格里夫特心里暗自庆幸。日军在这次轰炸中忽略了一个最好的机会，也许是日军飞行员奉命如此，也许是护航舰队的引诱力太大，他们只是展开与护航舰队的作战，而忽略了滩头堆积如山的各种装备和物资。这些珍贵的物资终于躲过了日军的炮弹而保全下来。

在弗莱彻的一再坚持下，他让他的航空母舰连同舰上的轰炸机和巡逻机在瓜岛地区仅仅停留了 36 个小时后迅速撤走，这样就使登陆输送队完全暴露在日军的进攻之下了。

范德格里夫特将军尽管对此举已有思想准备，但闻讯后仍是勃然大怒。没有航空母舰支持，他就成了“光屁股”，不能在舰基飞机保护的情况下再次冒挨炸的危险。

就在这时，日军三川舰队正劈开惊涛骇浪，在茫茫夜色中沿着“狭缝”悄然向瓜达尔卡纳尔岛驶去。

三川舰队像一把尖刀，直挺挺插入美国两栖部队的中心。

凌晨 1 点 33 分，一串串射程为 11 海里的远程鱼雷，带着 1000 磅的炸药，以每小时 49 海里的速度，旋转着奔向美国驱逐舰。

当美舰发现日舰时，已经太迟了。日军水上飞机投下照明弹，顿时驱逐舰“堪培拉”和“芝加哥”的身形完全暴露在明晃晃的照耀之下。2 颗鱼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穿进了“堪培拉”的

舰首，同时 24 发炮弹流星般降落。熊熊烈火在舰上燃烧了起来，不消 5 分钟，这艘巡洋舰丧失了战斗力，如一堆废铁轻轻漂在了洋面上。

在美军急急地装上鱼雷准备射击时，日军编队急剧地向东北方驶去，一转眼就不见了，他们瞄上了更大的目标——“芝加哥”号。

“芝加哥”号舰长正在蒙头呼呼大睡，他被唤醒时，耳畔已充满了鱼雷的爆炸声。他刚刚登上舰桥，一颗鱼雷打入舰首，前甲板顿时被水淹没。1 点 47 分，该舰前桅又被日军一发炮弹命中，舰面弹片横飞，烈焰腾空，死伤惨重。“芝加哥”被炸开了一个 16 英尺的大洞。

在接下来的短短 6 分钟内，日舰共发射 17 条鱼雷，命中 3 条，同时还倾泻了大量的炮弹。美舰编队溃不成军，而三川舰队却丝毫未损。

最糟的是，该舰舰长并没有把发生的情况通知北线部队。日军初战得手后，又向北线部队进发。

1 点 43 分，美军北线部队已经获悉敌情。然而“昆西”号的水兵说“有敌机”时，却被上司臭骂为“歇斯底里”；当“阿斯托利亚”号遭受袭击时，舰长却确信攻击他们的是友舰。“我认为，我们是在打自己的船！”舰长如是说。

再也没有比此刻更令人痛心疾首的了。美军贻误了战机，眼看着一颗颗炮弹在舰桥上炸开，舰船上士兵几乎全部死光，尸体像垃圾一样被气浪扯碎并冲上天空。“阿斯托拉亚”号和“昆西”号分别于 2 时 25 分和 2 时 38 分葬身海底，紧接着，同样措手不及的“维塞博格”号在一片火海中倾覆沉没。

弹痕累累、劫后余生的美军其他舰只狼狈不堪地逃回港口。凌晨 2 点 20 分，日旗舰发出命令：全体撤退。

萨沃岛海战，盟军有 4 艘巡洋舰葬身于瓜岛、萨沃岛和佛罗里达岛之间的水域中，这是瓜岛海面战斗祭坛上的第一批牺牲品。在以后漫长的浴血拼搏中，日美双方无数艘钢铁制成的庞然大物在此沉没，沉舰遍布海底，因而，这一片海域被称之为“铁底湾”。

五、日军偷袭 沉着反击

“萨沃岛”一战，海军蒙受了巨大损失，作为陆战第一师的师长——范德格里夫特也心情沉重。他手里的机动预备队少得可怜，他想消灭潜伏在西面的日军难上加难。因此，他拍出加急电报，要求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尼米兹赶快派出增援部队。

美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登陆后不久，东条英机通知日海军把对地面作战的指挥权移交给陆军。

日本陆军第 17 军军长此时接到命令：“根据大本营的指示，决定与海军协同，乘敌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立足未稳之际迅速夺回该岛。”

日陆军第 17 军军长百武中将在腊包尔研究了形势以后，认为只要有 6000 人就足以夺回瓜达尔卡纳尔岛。因为他当时没有这么多部队，便决定以他所有的兵力不到 1000 人，去完成这项任务。他估计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上的美军只有 2000 人，而实际上美军有 1.7 万人。

川口清健将军指着地图上的所罗门群岛对手下人说：“这就

是我们新的目的地——瓜达尔卡纳尔岛。我知道你们会认为，这不过是一场小规模战争。确实，这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战争。不过，我敢说，这是极其重要的一仗，这将是争夺太平洋的焦点。”

他的这支部队是一个加强营，共有 916 人，驻在特鲁克岛，由一木大佐指挥，原来是要派这个营去攻占中途岛的。8 月 18 日夜，一木率领部队分乘 6 艘驱逐舰进入铁底湾，并在发现距离以外，越过美军占领的海岸，在美军防线东面的太午岬附近登陆，没有遇到抵抗。他企图沿着海岸西进，从侧翼攻击美军。日海军特别登陆部队曾在前一天派小股兵力在美军防线西面的塔萨法隆格登陆，以牵制美军。

日军的 6 艘驱逐舰在搭载部队上陆后，对瓜达尔卡纳尔岛和图吉岛进行了短时间的炮击，击沉美军登陆艇一艘。由圣埃斯皮里图岛起飞的美军“飞行堡垒”式飞机炸伤日军驱逐舰一艘。这次轰炸使日军意识到，在美军掌握制空权的情况下，日舰的昼间活动是困难的。

美军向东派出的一支侦察小队与日军向西派出的侦察小队于 8 月 19 日午后遭遇。日军的侦察小队因警惕性不高，受到美军伏击，由 34 人编成的一个小队，被击毙 31 人。美军发现被击毙的日军是陆军部队，胡子刮得很干净，服装也比较新，他们的衣袋和文件包里装着地图、密码和日记，上面清楚地说明，日军已有一批陆军部队登陆，并准备在美军防线东面进行侧翼攻击。美海军陆战队的一部分阵地也在日军地图上标绘出来了。

对于日军采取的这一新行动，范德格里夫特将军了如指掌，他结合关于敌人已在机场东面登陆的报告判断，相信日军即将发

动一次重大的反攻。

范德格里夫特通过侦察得知日军只有 200 多人，这使他难以置信。敌人使用如此少的兵力，企图来向两个加强团发动攻击，难道他们真相信自己的“神话吗”？范德格里夫特在对岸布置了埋伏，在美军最易受到突破的阵地前，装置了一些带刺的铁丝网，并架好一门 37 毫米炮。所有的美国士兵都摩拳擦掌，严阵以待。

8 月 20 日傍晚，一颗白色信号弹照亮了东方的夜空，在侦听网上值班的美军听到日军前哨的脚步声，日军已经出发了。

8 月 21 日 7 时 30 分，200 名日军渡过特纳鲁河河口，在一条 45 码长的狭窄沙洲上与美军发生激战。美军依托防御工事并使用预备队进行反冲锋，在天明前，渡河的日军全部被消灭。一木原来以为这次渡河袭击必定成功，没有考虑到失败后应该采取的措施。他的残余部队在特纳鲁河东岸的一个小三角地带内漫无目的地徘徊，天明后在椰林内隐藏，成为美军攻击的好目标。

美军的一个营在上游渡过特纳鲁河，至 14 时完成对日军的包围。西面是河，北面是海，南面是美军，日军企图向西南方突围，没有成功。美军接着进行全线攻击，16 时后，美军的一个坦克排投入战斗。

当范德格里夫特获悉日本伤兵竟残酷地杀害前往救护他们的美军医疗队人员时，他勃然大怒，嘶哑着嗓子大声下达命令：“把日本兵斩尽杀绝！一个也不要剩！”

黄昏前后，日军企图向西南方突围。5 辆美军坦克压过沙堤上一堆堆的日军尸体向残存的士兵冲来。坦克像绞肉机一样，把日本士兵压烂在履带底下，血肉模糊，惨不忍睹。

天黑时，椰林里只剩下一小撮日军。他们团团围住一木。一木身负重伤，命令道：“把军旗烧掉。”旗子浇上汽油，烧了起来。一木和他的手下以“剖腹”完结了他们的生命。

在美军庆祝他们的胜利期间，有一个有趣的小插曲。范德格里夫特向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发来了一份“令人费解”的电报：

“火速提供 14400 个避孕套”。

这时已是凌晨 3 点，司令部值班军官收到这个电报无法处理，他拿着范德格里夫特的电报向尼米兹将军的卧室走去。

被叫醒的尼米兹一点也不感到奇怪。他微笑着说：“范德格里夫特将军可能是要避孕套给海军陆战队套枪筒防雨。”

尼米兹将军的猜测一点也不错。8 月正值西太平洋阴雨连绵的时节，而第 1 陆战师的自动步枪枪口上还没有枪套。

六、摧毁兵站 争夺机场

日军惨败的消息传到东京，海陆军领导人第一次开始认真对待瓜达尔卡纳尔岛的美军。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大将已意识到事态发展的严重性，他把瓜达尔卡纳尔岛看作是日舰队把美舰队诱出海上决战的一次机会。

这一次，日本舰队倾巢而出。舰队共由三部分组成，一是瓜岛支援队，大小舰船共 40 艘；二是东南海区部队，包括增援运输团及掩护舰队，外加 1000 多架战机；三是远征部队，主要兵力是 9 艘潜艇。

8 月 21 日，朝阳还未升起，海面上波光粼粼，一碧万顷。日军的 5 个战术群就像 5 把尖刀，劈开黎明的海面，驶离特鲁克军

港。

这一行动，并没有逃过美军侦察机和澳洲海岸监视者的眼睛。以弗莱彻为首的美国海军三股打击力量已做好充分准备，迎击日军将要发起的这一场大规模进攻。

8月24日晨6时，各路日舰编队一齐转向东南，气势汹汹向瓜岛扑来。

美机首先发现了山本精心设计的“诱饵”——“龙骧”号，然后38架美机飞抵“龙骧”号上空，迅即从420米高度飞扑而下，投下颗颗炮弹，把这只命运悲惨的“替死鬼”迅速击沉。

而这正中了日军的调虎离山计。15时，喜形于色的南云中将军立即派出80架舰载机对美航空母舰编队发动了先发制人的进攻。

一场残酷的殊死空战开始了。结果，在这次海空大会战中双方未决胜负，但这次大战粉碎了山本妄图孤注一掷击溃美太平洋舰队、迅速拿下瓜岛机场的战略企图，从而为日本人最终在瓜岛一败涂地的结局埋下了种子。

9月2日，日军工兵开始从太午修一条小路，穿过丛林到亨德森飞机场东南方一个选定的进攻点。美军侦察机和地方谍报人员曾经看见日军部队主力，并报称有数千人。但美军第1陆战师师部认为，日军兵力只有500人，因此，该师师长范德格里夫特从图拉吉调一个突击营和一个伞兵营到库库姆，并把它们合编成一个营，由上校艾德森指挥，于9月7日18时乘2艘驱逐舰运输舰和2艘巡逻舰出航，8日黎明在太午岬以东登陆。在美军登陆时，恰巧有另外2艘运输舰在附近经过，日军以为美军将举行大规模登陆，均向纵深撤退。美军于第二梯队登陆后，在飞机的支

援下，向西推进。日军退至塔希姆波格防守。该地是日军的一个主要兵站，美军攻入后，将所存武器、弹药、粮食、药品和装备等全部摧毁。当日下午，美军又乘运输舰撤回。

此时，如梦初醒的日大本营已把瓜岛作为南太平洋上的首要作战目标，并计划于9月12日出动3000名日兵分三路发起第一次“决死总攻击”。

范德格里夫特将军希望在敌人计划还处于萌芽时，采取先发制人的战术，把它击破。尽管他手中实力有限，无法对日军采取决定性行动，但他还是下决心，用登陆的方式先下手攻击。他心里明白，在近期内他将得不到海军的支援。

在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指挥所里，范德格里夫特和参谋人员研究了亨德森机场附近的地形图后认为。如对整个防线都按照要求配备兵力，他们的兵力远远不够。所以他决定只对可能遭受攻击的重点地区加强配置。东翼的伊鲁河就是这样，他派了1团3营去那里加强。西翼则留下薄弱的力量。

范德格里夫特将军检查了亨德森机场在晚上遭日本海军炮击后的损失情况。他对作战参谋说：“我们要尽力保全这个机场。”尽管他手中有1.9万人，但他明智地感觉到他在力量上处于劣势。

9月12日，川口把他的主力部队分成3路，一路由山岭上进攻，两路分别沿着山岭两侧的平地进攻。另外还派一支分遣队由南方进攻美军东翼的防线。

艾德森率领400名美陆战队员奋力抵抗，但阵脚仍被突破，美军被迫后撤。

此后，日军多次进攻，却屡攻不克，惨遭痛击，日本人渐渐

觉得此战非同小可，必将牵动全局。9月17日，百武决定将丸山政男的第2师团从瓜哇调往瓜岛增援，企图集结25000人于10月8日发动新一轮的进攻。

此时的美海军陆战队已感到疲惫不堪，又时时受到疟疾、睡眠不足和食物供应匮乏的影响，处境很不好。但范德格里夫特将军却相信他们能挺得住。自海军不管他以来，他第一次有把握控制局面，因为此时他手中已有2.3万人和一支敢于进攻的空中力量。

9月25日，尼米兹上将乘坐B-17型轰炸机，凭着一张《国家地理》杂志的地图，冒雨赶到瓜达尔卡纳尔岛来视察。

大雨倾盆而下。尼米兹走下飞机舷梯，范德格里夫特将军向他敬了一个礼，两位将军的手在雨中紧紧地握在一起。尼米兹很高兴地看到范德格里夫特对扼守瓜岛的坚强决心和信心，当下向范德格里夫特保证“以现有的物资给他最大限度的支援”。

次日清晨，尼米兹授予范德格里夫特将军一枚海军十字勋章。当这位上将走到一位身体非常结实、肩膀宽阔的军士面前，然后拿着嘉奖勋章戴到这位军士衬衣上时，领奖人昏了过去。事后方知，这名军士突然看到一位海军四星上将出现在他的面前而被吓得昏死过去。

七、迂回包围 主动出击

美军登陆输送队于9月18日运抵瓜达尔卡纳尔岛的4000人，是美海军陆战队第7团。这个团到达后，范德格里夫特开始制定“积极防御”的计划。当时日军主力位于马塔尼考河西岸，

那里山高谷深，丛林密布，易于设防。美军认为，如果从正面强攻，代价太大，而且不一定能够取胜。因此，他们决定采用迂回包围战术，并立即开始行动，使日军没有时间调整部署。

范德格里夫特最初的企图是把日军赶到破哈河以西去，使日军的大口径炮打不到亨德森飞机场。当他收到日军即将发起大规模进攻的情报后，便改变计划，决定坚守马塔尼考河东岸。他用 10 天的时间架铁丝网，埋地雷，构筑炮兵阵地，并集结 6 个营的兵力准备于 10 月 8 日开始进攻。

日陆军第 17 军军长百武此时估计美军兵力为 7500 人，决定仍按原计划继续运送援兵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上陆，并集结 2.5 万人于 10 月 8 日发起进攻，预计至 10 月 15 日可以迫使美军投降。指挥这次战斗的是日陆军第 2 师师长丸山。

日军进攻的第一步是夺占马塔尼考河东岸，以便炮兵向前推进。日军步兵第 4 团准备由西岸分两路渡河，一路在上游，一路在河口。

美军采取主动，提前于 10 月 7 日发起进攻。美海军陆战队 5 团 3 营沿着海岸向河口推进；2 营把东岸日军压迫到距河口数百码的河湾内，并于 8 日派突击队将该批日军消灭。与此同时，美海军陆战队 2 团 3 营向上游开进，抵达木桥附近。10 月 9 日 2 团 3 营过到西岸，没有遇到日军抵抗。7 团 2 营在后跟进。两个营相继转向北，进攻位于河口西岸的马塔尼考村，也没有发现日军。7 团 1 营是第 3 批过桥的美军部队，他们向西行进约 100 码后，沿着一条小路北去，在崎岖不平的地面上忽然出现两道深沟，沟内满布日军，日军面向海岸构筑阵地，后方没有设防。该营营长用无线电召唤炮兵团射击东面沟内日军，同时以该营的迫

击炮射击西面沟内日军。日军因受到意外的炮击，仓皇爬到坡上，又遭到美军机枪扫射，日军共被击毙 690 人。美军死 65 人，伤 125 人。

10 月 9 日，3000 名荷枪实弹的美军乘 2 艘运输船和 8 艘驱逐舰从努美阿拔锚起航，直驱瓜岛，计划于 13 日晨抵达隆加湾卸载。

无独有偶。同一天，日军也准备向瓜岛进行大规模增援。这是一列庞大的“东京列车”：第 2 师团 1000 多名官兵乘坐 6 艘驱逐舰；该师的另一个大队的 728 人乘坐航空母舰，这些舰船还载运了大量的弹药和医疗物资。

正是双方登陆的这一天，范德格里夫特决定再发动一次规模有限的进攻。他派了 6 个营的兵力去担负这个任务。陆战队第 5 团负责扫除敌人的滩头阵地，并沿着马塔尼考河的下流牵制敌人的兵力。范德格里夫特让负责牵制敌人的这 3 个营抵达马塔尼考河东岸后，开始大张旗鼓地作渡河准备。士兵来回走动，人声喧嚣鼎沸；在战线后边，水陆两用牵引车马达声隆隆不绝于耳。

在这种虚张声势的掩护下，另外 3 个营悄悄地渡过了马塔尼考河，向后方没有设防的日军阵地发起了猛烈进攻。日军受到意外炮击，惶惶然爬出壕沟，企图越过开阔地逃窜，美军立即用自动武器的强劲火力迎头痛击。顿时沟内外一片鬼哭狼嚎，日军死伤无数，尸横遍地。

至此，马塔尼考河以西地区的日军全部被清除干净。美军的这次胜利坚定了范德格里夫特的信心，但这种信心只持续了 1 天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被日军的隆隆炮声打得七零八落。

10 月 12 日，一支自中途岛海战以来所未曾见过的庞大的日

本舰队从特鲁克拔锚起航。这支舰队由 5 艘航空母舰、4 艘战列舰、14 艘巡洋舰和 44 艘驱逐舰组成。

该舰队将为日第 2 师团的 4500 名士兵于 10 月 14 夜登上瓜岛提供火力支援，并将配合瓜岛上的百武中将于 10 月 20 日再次发起“决死总攻击”。他们扬言：“把美军赶出所罗门的日子已经来了！”

在此危难之际，尼米兹那炯炯有神的蓝眼睛也好像变成了黯淡无光的灰色。他在经过深思熟虑后，断然起用敢打敢冲、外号“蛮牛”的哈尔西中将来取代戈姆利将军为美南太平洋部队和地区司令。

10 月 18 日，刚刚走马上任的哈尔西冒着巨大风险亲赴瓜岛视察，部署兵力。

哈尔西用手敲打着桌子，然后瞪着布满血丝的眼睛，盯着范德格里夫特问道：“你能守住吗？”

“能，我能守住！”将军嘶哑着被炮火熏伤的喉咙回答道。他盯着他的上司，那是一双坚定的眸子，“但必须得到更积极的支持！”

哈尔西被范德格里夫特的这种坚定情绪深深地感染了。他激动地对范德格里夫特咆哮道：“你就放心大胆地干吧，我会把我的全部家底统统调给你！”

范德格里夫特预料日军的攻击大致会从马塔尼考方面发动。他们果然来了，不过只是整个复杂作战计划中的一个方面。

日军苦心经营的计划是：10 月 20 日百武将军出动 2.2 万名士兵分三路突击，首先拿下瓜岛亨德森机场，然后，近藤的先遣部队冲进“狭缝”海峡，炮击瓜岛，消灭残敌。在夺取瓜岛机

场之后，日舰载飞机立即进驻。

10月26日，日美2支航母舰队展开一场大决战。

这一次航空母舰大决战，是日本人在整个太平洋海战中取得的最后一次可以称道的胜利。但由于日机在空战中损失较大，精英飞行员一时间难以补充，经此一战，大本营精心制定的陆海联合进攻并占领瓜岛的计划流产了，山本企图通过一次大海战彻底击溃美舰队的梦想破灭了。

美军虽然在航母大战中失利，但尼米兹将军仍然可以从中找到一些安慰——瓜达尔卡纳尔岛上的美陆军士兵和海军陆战队员，挽救了危急的局势，亨德森机场仍控制在美军手里，日军的伤亡人数相当于美军的10倍。

尼米兹将军给范德格里夫特发了一份嘉奖电报：

收到你们在岛上的战斗捷报，使我们大家倍感欢欣鼓舞。谨向前线的陆战队员及坚守阵地并反攻夺回防线的陆军部队，表示衷心的感谢。我们相信你们团结一致就一定能打败敌人。

范德格里夫特的陆战第1师又出击了。11月1日，陆战队越过了马塔尼考河，一路上没有遭遇什么大的抵抗，一直到克鲁斯角的西部，才碰到了强大的袋形阵地。经过一番激战，美军陆战队攻占了这个袋形地区，然后再慢慢肃清日军，其他部队继续向前推进。

不过，陆战第1师这次攻势到11月3日就匆匆停止了。范

德格里夫特得到消息，日军正在科利岬滩头登陆，这对美军的周边又构成了一个威胁，所以向西的追击告一段落。

11月3日凌晨，日军登陆的士兵与美军的战斗打响了。日军的攻击很猛烈，火炮发出低沉的吼声，空气中弥漫着呛人的火药味。美军的炮弹雨点一样扫向海面，许多日本士兵甚至没有踏上瓜岛的土地就葬身大海了。眼看着海水一点点红了起来，战斗双方无不触目惊心。

11月5日，已有相当数量的日军进展到马林比乌河的对岸。

这时，范德格里夫特获悉：美军增援部队已在前进途中。他决定，用极短的时间把这个滩头阵地扫荡干净，不让日军有继续大规模登陆的可能。

11月10日上午，野炮和迫击炮的火力集中向日军阵地加紧猛轰。日军拼死逃命，开始向南方撤退，不巧正撞到美军164团的阵地。苦战中，日军损伤惨重，幸存者逃入丛林。

11月12日至14日，日美两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的铁底湾再次展开了3天的海上恶战。

海战结果，日军沉战列舰2艘、重巡洋舰1艘、潜艇1艘、驱逐舰4艘和运输船11艘；美方沉巡洋舰3艘、驱逐舰7艘。

但是，正如金海军上将在这场海战总结的那样：虽然我们损失严重，但是这次“铁底湾血战”的胜利，解除了日军攻占瓜岛的严重威胁，巩固了美军在所罗门群岛的地位。

由于海军的胆怯畏缩吃尽了苦头的范德格里夫特，自登陆以来第一次毫无保留地赞扬了海军。他在给哈尔西将军的电报中称：

我们认为，敌人已经遭到毁灭性的失败。我们感谢海军昨晚的大力援助，感谢金凯德昨天的救急。我们的飞机无情地痛击了敌军，表现非常出色。对这些努力我们深为赞赏，尤其赞赏斯考特、卡拉汉及他们的部下。在多寡悬殊的情况下，他们以惊人的勇气击退了敌军的首次进攻，使得最后的胜利成为可能。对他们“仙人掌航空队”的全体官兵，谨高举弹痕累累的钢盔，致以崇高的敬意。

对日本海军来说，这无疑是一场劫难。山本的联合舰队大伤元气，他们实际上已经放弃了瓜岛海域制海权的努力，主张抛弃瓜岛。

八、瓜岛一战 名利双收

瓜达尔卡纳尔海战的胜利，使美军情况迅速好转。美军认为，要把瓜达尔卡纳尔岛由一个不安定的立足点变成一个巩固的前进基地，首先必须消灭岛上的日军，或者把日军压迫到一个不能发生作用的角落里去。因为美海军陆战队第1师已经在岛上坚持了15个星期，这一任务将由接防的陆军来完成。

范德格里夫特认为，日军为了争夺瓜达尔卡纳尔岛，仍然可能再发动一次垂死的进攻，但同时信心十足地认为，日军发动的任何进攻都是可以挫败的。因此，他在制定美军的作战计划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胆了。

自11月24日起，美军侦察机发现日军在肖特兰群岛和中

所罗门群岛海区的舰只增多。25日美军一艘驱逐舰在隆加附近海面上击沉日军驳船40艘。同日，美军飞机轰炸了由新乔治亚岛出航的日军运输舰2艘，范德格里夫特根据上述情况判断，日军可能把新乔治亚岛作为要在瓜岛登陆的待机基地。

美国人决心要把瓜岛变成一个巩固的前进基地。这样，南太平洋部队的作用就显得格外重要，又鉴于哈尔西海军中将非凡的指挥才能和对指导海战作出的杰出贡献，经罗斯福总统亲自提议，11月26日，哈尔西被破格提升为海军上将。不久，瓜岛争夺战的英雄范德格里夫特将军也载誉而归，劳苦功高的美海军陆战队第1师与帕奇为师长的美陆军阿美利亚师换防。

1942年12月31日，日本御前会议作出最后决断：“在所罗门群岛方面停止夺回瓜岛的作战，大约于1月下旬至2月上旬期间，撤退在瓜岛的部队。

当初叫嚣着要对瓜岛大举反攻的今村均大将如今奉命部署大撤退。不过这一撤退尚被视为绝密，对岛上日军来说，今村仍要他们奋力继续作战，好像胜利就在眼前一样。

岛上百武将军已发出急电：“粮尽，不能再派出侦察人员。无法抵挡敌人攻势。第17军请求冲敌阵。宁愿全军覆没，也不愿在自己挖的掩体内饿死。”

美情报机关并未获悉日军决定要撤离瓜岛的战略意图，反而全力以赴地部署兵力，准备向瓜岛上的日军阵地发动大规模进攻。

瓜岛争夺战已到了最后关头。

1月14日，尼米兹将军认为有必要再次视察瓜岛。他同美海军部长一行乘坐一架舰队司令专用的四引擎水上飞机出发。

在岛上，他再次接见了范德格里夫特将军。尼米兹赞扬说，自上次他视察以来，岛上部队的设备和条件已有了很大程度的改观，亨德森机场已经成为一个相当大的全天候机场；他看到的士兵已不像去年9月份那样形容憔悴。范德格里夫特开玩笑说：“如果您再颁发一次奖章，相信没有人再会吓得昏过去了。”

2月9日16时25分，美军将日军在瓜达尔兴纳尔岛上的登陆点全部占领，并宣称取得了完全的胜利。至此，在瓜达尔卡纳尔岛及附近海域的血腥厮杀终于落下帷幕。

瓜岛争夺战是太平洋战争中一场空前残酷而激烈的大搏斗，美、日双方都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对于瓜岛上那些血雨腥风的日子，一位范德格里夫特将军手下的陆战队员写道：

对于我们这些身临其境的人来说，瓜达尔卡纳尔岛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地名，而是一种刻骨铭心的感情。这种感情使我们回想起那些蓝天中的殊死战斗，夜晚激烈的海战，为供应和修建设施所作的狂热的努力，在潮湿的丛林中进行的残酷搏斗以及划破黑夜的凄厉的弹声和军舰炮轰时震耳欲聋的爆炸声。

这一残酷激烈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争夺战，遂使瓜岛战役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著名的战役之一；它的主要指挥官之一——亚历山大·范德格里夫特将军，也因其出色的指挥才能而成为闻名世界的著名将领。

1943年，范德格里夫特晋升为中将，任第1陆战两栖军军长，11月，他指挥海军陆战队两栖部队在布干维尔登陆，并获得

成功。范德格里夫特是第一个被授予海军十字勋章的海军陆战队军官。

1944年1月，范德格里夫特被任命为美国第18海军陆战队司令。

1945年3月，被授予上将军衔，使他成为获得这一军衔的第一位现役陆战队军官。

1948年，范德格里夫特退休。

1964年，他的自传《一个海军陆战队员》一书出版。

1973年5月8日，范德格里夫特在马里兰州贝塞斯达去世，终年86岁。